

謝辭

我對台灣原住民族的認識，是進入大學求學才開始的。猶記得九年前，在高中的畢業旅行途中，初到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當時的我參觀了一些原住民傳統文物之後，才恍然發覺台灣原來生活著一群陌生的原住民族。在政大民族學系的求學歲月裡，不但體認到台灣多族多語的歷史與現況，也開始接觸到活生生的原住民，聽到活騰騰的族語。大學期間，承蒙詹惠珍老師、林修澈老師、張郁慧老師、王雅萍老師、黃季平老師等用心教導與培育，不僅激發了我對於民族語言研究的興趣，更堅定了我朝向語言學領域繼續進修的理想。

在研究所求學期間，所內和過去民族學系的老師們都十分鼓勵我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語言情況，進行深入觀察與探究。兩年前（2001年），林修澈老師向我提及政大可能承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工作，並希望我協助辦理試務，當時以為只是單純的師資評鑑，應該不會太難，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場「搶救族語大作戰」（借王雅萍老師的用詞）的艱苦歷程，迄今餘悸尚存。然而那一年，正式成為原住民族語教文推展中心專職助理的我，不但開始有了穩定的工作，更與原住民各族人士結下不解之緣，注定了我與各族認證委員及當今族語教材編輯委員長期溝通協調的命運。在經歷了族語認證這個史無前例的歷史任務之後，我決定為此值得回味的「戰役」留下一些記錄，本論文便因此應運而生。論文撰寫期間，最感謝是愛護我的師長、同學及工作同仁，給予無盡的幫助與關懷，也十分感謝行政院原民會以及原住民各族 114 名認證委員，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各族認證委員不僅在認證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平常時對於族語的復振也不遺餘力，能在百忙之中撥冗協助我進行問卷的發送與收集，心中對他們實有說不出的感激。許多熟諳族語的人士更對本論文的詞彙分析部分，提供豐富的建議。以下為協助本論文研究的各族主要人士（包括認證委員、教會人員、學校教師、部落耆老、行政人員等），沒有他們，本論文絕對無法順利完成。

邵 族：簡史朗老師、石阿松委員。

噶瑪蘭族：偕萬來委員、李文盛委員、潘金英委員、偕淑月女士。

排 灣 族：絲老勞茲 瓜樂牧師、波宏明主任、華阿財委員、賴朝財牧師。

卑 南 族：洪志彰校長、洪淳嵐老師、林清美老師。

魯 凱 族：陳 勝委員、唐靜長校長、梁景龍牧師。

鄒 族：汪幸時委員、孔岳中委員、游仁貴委員。

賽 夏 族：趙山河委員、菝露 打赫斯 改擺創委員、張清龍課長。

泰 雅 族：林約道牧師、宋神財老師。

賽德克族：楊盛涂委員、曾瑞琳老師。

雅 美 族：董瑪女委員、呂華詩老師。

布 農 族：呂必賢校長、張玉發牧師、余明德先生。

阿 美 族：朱清義主任、林生安牧師、吳桂香老師、吳月引老師、朱珍靜老師、
吳秋蘭老師、戴恭文老師、陳雅各老師。

感謝上述各族人士的熱心奔走與長期支持，讓我感受到原住民族的溫暖。當然還有很多直接或間接協助填寫問卷與提供相關建議的人，無法一一列舉，容此一併敬謝。

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方面，感謝前任主委尤哈尼 伊斯卡卡夫特（現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戮力鼓吹，使首屆族語能力認證得以順利開展，感謝浦忠成副主委、林江義處長、汪秋一處長、顏國昌專員（現為台北市原民會組長）等，鼎力支持本研究，也感謝教文處羅美菁專員協助問卷收集，以及邱鳳恩小姐提供相關剪報資料。

在原住民族語教文中心方面，首先應當感激的是林修澈老師八年來的諄諄教導，以及王雅萍老師、黃季平老師八年來的細心照顧。在論文撰寫的日子裡，三位老師時時刻刻關懷督促，王老師更借出她的研究助理來協助我進行資料處理，而張駿逸老師、張中復老師也常叮嚀我注意研究進度，讓我不敢稍有懈怠。中心

同仁們也給予相當多的關心，尤其是蔡佩芸、陳誼誠、王進治、高淑玲等，總是在危急之時伸出援手。另外，民族學系博碩士班的呂青華學姊、余明德學長、鄒岱妮同學等更在研究問卷上熱心提供意見。在資料的建檔與論文的排版校對上，更得感謝王嘉棻、黃嫵蓉、李思霏、高嘉玲、吳國聖等五位聰慧的學弟妹認真協助。

詹老師八年來的辛勤指導與悉心呵護，讓我終身難忘；曹逢甫老師和林修澈老師在論文口試時不吝斧正，也匡正論文的許多缺失。所上的師長們、同學們和助教學姊等，在研究生涯中時常給我精神上的支持，令我感念在心。蕭宇超老師的積極鼓勵，使我獲得在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文章的磨練機會；陳怡君同學熱心為我解答統計學方面的疑惑；方智緯、吳貞慧等同學與我在南島語研究上相互砥礪；官子程、林芝立、王隆顧等好友經常約我一同用餐，順便關心論文進度；黃鈴華學姊在論文口試當天甚至主動為我祈禱，更讓我感動不已，在此祝福她論文順利完成。對於以上的師長與同學，謹致上最深的謝忱。

最後，我萬分感謝我的父母，在求學歷程中不斷支持我朝向民族學及語言學的道路前進。也感謝一位默默支持著我、陪我同甘共苦、與我分憂解愁的好伴侶--賴玗伶，對於她無悔付出的愛，我只祈上天能讓我與其永世相隨，慢慢償還。

「月有陰晴圓缺」是我在這段撰寫論文的日子里，心中最深的感想。在許多雲淡月明的夜晚，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著月亮由盈轉缺，再由缺轉盈，既感嘆自己在與時間賽跑的歲月中，失去了許多接觸絢爛陽光的機會，卻又慶幸自己能在隱晦的環境中，欣賞皎潔的月色與璀璨的星空。原住民族語亦如同月亮一般，往往隨時空與社會瞬息變遷，輝映出本身的盈缺；與關心民族旦夕存亡的人們共同奮鬥，彷彿仰望繁星，一幻一滅之間，盡是前仆後繼的精神。

希望這本論文沒有辜負師長及家人對我的殷切期盼，也期許自己在未來的歲月裡，能夠更加努力，持續為原住民族的語言與社會，畫出一輪盈月般的圓。

李台元 謹誌

2003年5月